

奇女子

写权谋惊心动魄

说智慧千转百折

一代军师

第三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
1066
:3
2006

一代军师

第三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军师. 第三部/随波逐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855-8

I. 一... II. 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164 号

责任编辑:陈阳春

特约策划:李天珏

封面设计:高静芳

一代军师(第三部)

随波逐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42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6.5 插页 1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02-005855-8

定价 36.00 元

目录

第一章 烈焰红妆	1
第二章 闲话秘史	7
第三章 龙飞在天	13
第四章 初到滨州	19
第五章 同舟共渡	25
第六章 生死无恨	31
第七章 兄弟相见	37
第八章 南闽越氏	43
第九章 花烛惨变	49
第十章 东海波平	56
第十一章 静海之会	63
第十二章 有子足矣	69
第十三章 出卖爱子	75
第十四章 心腹之患	82
第十五章 水深火热	87
第十六章 我心依依	93

第十七章 立威定策	99
第十八章 苍鹰折翼(上)	106
第十九章 苍鹰折翼(中)	112
第二十章 苍鹰折翼(下)	119
第二十一章 间其腹心	127
第二十二章 内忧外患	134
第二十三章 万金家书	140
第二十四章 布局天下	146
第二十五章 杀人灭口	153
第二十六章 雪影杀机	160
第二十七章 一见如故	167
第二十八章 步步为营	174
第二十九章 舍命相搏	181
第三十章 绝地重生	187
第三十一章 惊闻巨变	193
第三十二章 无敌之罪	199
第三十三章 有口难辩	205
第三十四章 十面埋伏	212
第三十五章 恩断情绝	218

第三十六章	大战前夕	224
第三十七章	阴云密布	230
第三十八章	古墓秘舵	237
第三十九章	高山流水	243
第四十章	沁水初战	249
第四十一章	清野血战	255
第四十二章	紫烟遗尘	261
第四十三章	安泽败战	267
第四十四章	胜固欣然	273
第四十五章	败亦可喜	280
第四十六章	自投罗网	286
第四十七章	一线生机	293
第四十八章	以命抵命	298
第四十九章	将计就计	304
第五十章	惊闻密辛	311
第五十一章	兵出壶关	317
第五十二章	烈火焚城	323
第五十三章	沙场重逢	330
第五十四章	战事如棋	336

第五十五章	火烧沁水	343
第五十六章	四面绝网	350
第五十七章	杏花疏影	357
第五十八章	安排香饵	364
第五十九章	壮士断腕	371
第六十章	生离死别	378
第六十一章	三路突围	384
第六十二章	碧血忠魂	391
第六十三章	代州烟云	397
第六十四章	势定收官(上)	404
第六十五章	势定收官(下)	411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
世人欲识寒园客,只是江南读书郎。

第一章

烈焰红妆

大雍武威二十七年，北汉边陲，秋风飒飒，在雁门关通往代州城的大道上，一个骑士飞马奔驰，烟尘滚滚。骑士周身被大氅和风帽遮挡，看不清容貌体态，但隐隐可见那人一身红色劲装，外面罩着同色大氅，后肩斜背一张乌木檀弓，马鞍旁边挂着一袋白翎箭，腰间隐隐露出镶金嵌玉的刀柄，刀身被大氅掩住，看不见刀鞘何等样式，但见刀柄就知这刀千金难换。而骑士所骑之马乃是一匹红鬃如焰的胭脂马。

突然从两边斜冲出五个骑士，皆是披发左衽的蛮族骑士。五人冲向那红衣骑士，双方就要撞在一起时，那个红衣骑士迅速张弓射箭，白羽箭如流光闪电，一弓三箭，弓弦声响，有两个骑士不料这红衣骑士竟然能在这样短的距离开弓射箭，翻身落马。可是一弓三箭对这个红衣骑士未免有些勉强，第三支箭便软弱无力，被一名骑士用刀拨开。剩下的三名骑士一边大声呼喊，一边狠狠杀来。那红衣骑士眼看来不及发箭，只得拔出宝刀迎接。四人都是马战娴熟的骑士，战得热火朝天。那个红衣骑士虽然宝刀锋利，骑术高明，可那三个蛮族骑士也是勇猛过人。渐渐的，红衣骑士有些招架不住。突然，那红衣骑士一声娇喝，喊道：“看毒粉！”左手一扬，一团粉红色的烟雾向两个蛮族骑士扑去。那两个骑士左右闪开，露出一线空隙，那红衣骑士趁机催马，冲出了包围，向来路冲去。那几个蛮族骑士反身追去，谁知刚要合围，那红衣骑士一提马缰，那匹胭脂马竟然前蹄高扬，反转马头，速度丝毫不减地向代州城奔去。那几个蛮族骑士不料那红衣骑士骑术如此厉害，不由滞了一下。等他们翻身追去时，已落后许多。

红衣骑士苦恼地回头瞥了一眼，那几个蛮族骑士仍紧追不舍。红衣骑士银牙紧咬，倒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再往前二十里就是代州城，这几个不知如何混进来的蛮族骑士绝不敢紧追不舍。但若被人知道自己独身出游而遇伏击，那么今后数月可就别想如现在这样自由自在了。这时，她眼睛一亮，前面有一个灰衣骑士正在缓辔前行，

那座骑也是百里挑一的骏马，马上的骑士也带着弓箭，若两人联手，或许可以杀了那几个蛮子。想到这里，那红衣骑士高声喊道：“老兄，快放箭！”

那灰衣骑士愕然回首，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回身迎来。那匹黄骠马和红衣骑士错身而过，红衣骑士只听弓弦响声就知这张弓力道并不强，在代州只有女子才会使用。可听到弓箭破风之声，红衣骑士不由愕然，那分明是一弓五箭。她策马回身，正好看见五支羽箭排列成前三后二的箭阵，其中一箭射入一个蛮人的咽喉，另外两箭刚被另两人挡开，发的两支羽箭就到了，两人即使努力闪避，也只避开要害，双双中箭重伤。两人互望一眼，策马奔去，还带走了身死的同伴和无主的战马。

红衣骑士松了口气，上前拱手道：“多谢兄台救命之恩，林彤在此拜谢。”

那个灰衣骑士回过头来，眼睛一亮，只见这红衣骑士梳着三丫髻，红色头巾旁插着一支金簪，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肌肤如雪，双眉弯弯，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睛晶莹剔透，粉红的樱唇嘴角微微上翘，显得调皮娇俏。

那红衣骑士却也看得呆了，灰衣骑士也是二十出头的少年，相貌清秀俊美，甚至带着几分文弱。可眉宇间却有看透世情的玩世不恭。这红衣少女平日所见多半是五大三粗的汉子，哪里见过这样秀气的男子，不由脸红起来，问道：“你是什么人，我见你不像我北汉之人，不会是奸细吧？”

那灰衣骑士已平静下来，笑道：“这位小姐，这可不是报恩的做法，哪有把恩人当成奸细的？”

红衣少女林彤脸红道：“你救我的性命是一回事，做奸细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不说，我可要送你去见官的。”

那灰衣骑士故意夸张起来：“哎呀，红霞郡主果然了得，看来我救错了人哪！”

红衣少女不由愣住了，她乃是镇守代州和雁门的鹰扬将军林远霆的次女。林远霆是代州世家家主，北汉重臣，娶妻安庆长公主。长公主生了四子二女，四个儿子都是有名的虎将，长女林碧被当今的北汉主刘佑收养为义女，赐封嘉平公主，今年二十三岁。林碧不仅美丽聪慧，更难得的是武功军略出众。她曾多次迎击蛮人的进攻，立下赫赫战功。迎娶林碧一直是北汉勇士的梦想，而林碧也立誓非志同道合的盖世英雄终身不嫁。直到两年前，威远将军龙庭飞发妻去世，林碧才花落龙家。龙庭飞当时不过三十岁，英俊威武，位高权重，战功赫赫。北汉主既重用他，也不免有些忌惮。为了笼络重臣，联姻自是最好的法子，这桩婚事也就成了一时美谈。不过龙庭飞亡妻刚刚去世，龙又忙于和大雍作战，所以双方商定暂不成婚。

这红衣少女出身不凡，见这个少年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一看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由令她生出疑心。

此时，她的语气中多了几分冷峻，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若不实话实说，休怪我刀下无情。”一边说着一边握住了刀柄。

那少年一惊，连忙拱手道：“郡主休要动怒，草民姓王，单名驥，并非奸细。”

林彤面色稍为缓和，上下打量了少年片刻，问道：“看你不像北汉人，你快把出身来历给本郡主说个清楚！”

少年苦笑了一下，道：“郡主，草民乃是南楚人士，后来流落四方。前年草民辗转到了北地，因善于医治马匹牲畜，故多在蛮地行走。前些日子听说代州今秋设立榷场，所以特地来代州，想要看看榷场繁华，不料遇到郡主。草民听说过郡主这匹胭脂马，因此认出郡主。草民所说句句属实，还请郡主明鉴。”

林彤惊讶半天，道：“王骥？你不会就是蛮人中口耳相传的‘伯乐神医’吧？听说你不仅善于医治牲畜，还善于相马？”

少年笑道：“不敢当，郡主谬赞。草民在蛮地名气不大，不想郡主也听说过。”

林彤道：“那是当然，我代州接近蛮地，每时每刻都不敢轻忽蛮地的动静。可惜蛮地地广人稀，各部落逐水草而居，各种情报不够详尽。我原以为人们所说的‘伯乐神医’定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想不到却这样年轻。王骥，本郡主问你，你本是南楚人，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兽医和相马本事，又怎么会跑到蛮地去呢？”

少年又是苦笑：“郡主，总不能就这样说吧？堵着道路也不是办法。”

林彤惊觉道上已经有了来往行人，便道：“本郡主还要去代州去逛榷场呢，你就跟我一起走吧。路上慢慢讲给我听，可不许你逃走，否则本郡主就让爹爹出动大军追捕你。”

少年笑道：“草民不敢，郡主请。”

两人策马向代州行去，因为某种莫名的缘故，两人都没有放马飞奔，只是缓辔而行，边走边说。

林彤问道：“王骥，你还没说是跟谁学的本事呢。”虽是同一个问题，可目光中却多了几分好奇。

少年似乎陷入了沉思，直到林彤再次追问才惊醒过来，他微笑道：“说起草民的师父，乃是天下罕见的奇人。他一生所学神秘莫测，草民原是他老人家身边的一个侍童，有幸学了皮毛之术。几年前，他老人家遣散了许多下人，草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草民得了不少的馈赠，却不能坐吃山空。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本事，只能当兽医来谋生。可这行当若在南楚和大雍，也不过能混口饭吃。草民性子最不甘心落于人后，庸庸碌碌，所以就到了蛮地。那里牲畜最多，疑难杂症也最多。我若是在那里出名，自然名扬天下，将来就用不着担心生计。总算草民运气不错，行医数年没犯什么差错。蛮人虽然骁勇嗜杀，可对兽医却最为敬重。草民在蛮地倒也逍遥自在。至于伯乐之说，乃是草民认出了几匹罕见的骏马。消息以讹传讹，如今到了郡主耳中，不免有些夸张。”

林彤眼睛转了转，问道：“看样子，你年纪虽轻，却去过很多地方，本郡主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王骥在马上躬身道：“请郡主垂询。草民如果知道，一定不敢隐瞒。”

林彤说道：“你连本郡主都认得，那么你一定听说过我姐姐嘉平公主林碧了？”

王骥点头道：“草民自然听过。嘉平公主乃女中豪杰，率军屡次击退进犯的蛮人，北汉上下谁不知道公主的大名。听说公主已许配给龙将军，真是一对绝世佳偶。”

林彤得意地道：“是啊，我姐夫乃是大大的英雄，天下也就他能配得上我姐姐。不过，我总是听别人说有一个什么长乐公主和姐姐并列，难道天下还有可以和我姐姐相比的女子么？我可不信。唉……不过总没人肯告诉我这个长乐公主的事，你不会也说不清楚吧？”

看着林彤圆睁的杏眼，王骥不由“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看到林彤越来越气恼，他才止住笑，道：“也难怪他们不肯和你说，这位长乐公主的经历坎坷，而且又是大雍人。”

林彤兴奋地道：“那你是知道了的？快讲给我听！”

王骥想了一想，道：“这位长乐公主的封号实际上是宁国长乐公主，她是大雍太上皇李援的长女。她的生母原是贵妃，三年前晋位皇后，如今已是太后娘娘。这位公主殿下性子贤淑贞静，十六岁就下嫁给我南楚太子为妃，后来太子即位，公主成了南楚国母。若论身份自然是尊贵无比了。”

林彤疑惑地问道：“就是这个缘故，别人把她和姐姐并列么？”

王骥摇头笑道：“自然不是。这位公主虽身份尊贵，可惜大雍和南楚乃是敌对，虽然南楚没有人敢对她不好，可公主心里只怕没有一刻欢喜，常年隐居深宫。后来，在南楚显德二十三年，也就是贵国的荣盛十九年，当时的雍王李贲，带兵攻破南楚都城，把长乐公主接回了大雍。”

林彤神色一喜，道：“这样才好么，公主在南楚又不欢喜。虽然我很讨厌大雍人，可大雍皇帝这件事还是做得不错。”

王骥并不接茬，继续道：“公主回大雍不久，国主就被放回了南楚，可在路上就死了，所以大雍的皇帝要给公主另找一个驸马。当时皇帝看中了三个人选，一个是 大雍的抚远大将军秦彝的儿子秦青，一个是 大雍丞相韦观的儿子韦膺，还有一个是 大雍御前侍卫副总管夏侯沅峰。这三个人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文官，夏侯沅峰文武双全，貌如子都，素有 大雍第一美男子之称。按理说，不管公主殿下眼界如何，也该有一个中意的了。”

林彤兴冲冲地问：“那么公主看中了哪一个呢？”

王骥摇头：“公主一个也不中意。”

林彤惊讶地道：“她都不中意，莫非我姐夫那样的人她才看得中？”

王骥笑道：“龙将军那样的人天下能有几个呢？草民也不知公主殿下是否中意龙将军。于是，大雍皇帝发了话，只要公主殿下看中的人，无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做驸马。”

林彤好奇地问道：“最后长乐公主选中了什么人呢？”

王骥叹了一口气，道：“这驸马岂是随便选的？不论哪朝哪代，所谓公主殿下，千金之尊。这‘幸福’二字却最难得到。不是嫁给功臣之家做了笼络臣子的工具，就是做了和亲的牺牲品。长乐公主和亲南楚，就是这样。虽然她侥幸归家，可雍帝给她安排的几个驸马人选，也都是名门子弟。说是让公主殿下随便选驸马，只怕长乐公主真是有了意中人，不是被雍帝杀了，就是被落选的公子暗害了。所以长乐公主一言不发，咬定牙关不肯选婿。后来雍帝下旨将公主许配给韦膺，谁知长乐公主宁愿出家也不愿下嫁，最后皇帝也只得任由她守节不嫁。当时有人传言，长乐公主可能是要为南楚国主守节。”

林彤这次没有说话，不过目光颇不以为然。

王骥心知这北汉地处边陲，青壮男子容易战死，为了维持人口，并不鼓励寡妇守节。他也不说破，继续道：“后来人们才议论这位公主殿下目光如炬，一眼就可以看穿人的忠奸，所以才不愿从那几个青年才俊中选驸马。”

林彤忍不住问道：“这怎么说呢？”

王骥笑道：“郡主想必是不记得了。荣盛二十一年，也就是大雍武威二十五年，大雍曾经内乱。当时的太子李安犯上谋逆，后来被迫自尽了。”

林彤道：“我记得！那一年姐姐跟姐夫订婚了，可是姐夫忙着出兵攻打大雍，婚事就耽搁到现在。”

王骥道：“那位相国公子韦膺参与谋反，后来跟着凤仪门逃走了，如今不知身在何处，但他却连累父亲自尽谢罪。若非大雍皇帝顾念其父亲的功劳，只怕会株连九族。那位秦青秦将军却娶错了人，他的妻子靖江郡主李寒幽乃是叛逆，刺杀长乐公主未遂，这位秦将军却被妻子给杀了。而且据说凤仪门成功地逼宫谋反，也是因为这位秦将军上了妻子的当。”

王骥停顿了一下，拿起马鞍旁的水袋喝起水来，林彤趁机问道：“那么，那个夏侯沅峰呢？”

王骥又道：“怎么说呢，这人如今已是新君跟前的新贵。虽是副总管的身份，可外面流传雍王这几年在内廷设立了一个‘明鉴司’，这夏侯沅峰就是掌管明鉴司的人。草民不知道这明鉴司到底做些什么，只是听说大雍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名头，多半都要皱眉头。想来这个夏侯沅峰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好人选吧。”

林彤听到这里，问道：“原来如此。这位长乐公主果然聪慧，可若凭这些就可以和我姐姐比肩，我可不服！”

王骥正要答话，突然神色一变，道：“郡主！后面有——”

林彤一惊，不由向后望去，只见数丈之外，一个身穿翠色骑装、身披一件绣着织锦凤凰的黄色大氅的女骑士正含笑望着自己。那女骑士二十多岁的年纪，相貌和林彤有七成相似。可长眉入鬓，凤目含威，华贵的气度却远在林彤之上。女骑士身后二十丈外，有四男四女八名骑士，纹丝不动地策马而立。

那位女骑士见到林彤察觉到自己，便笑道：“彤儿，你又偷跑出来了！”

林彤惊叫一声道：“姐姐！”便飞身从马上跃起，扑向那翠衣女子怀中。那女骑士一伸手，恰好握住了林彤的手，林彤借力一个转身，落到翠衣女子鞍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道：“姐姐，彤儿只是想看热闹罢了。”

翠衣女子微微一笑，凤目中闪过一丝溺爱，然后目光落到王骥身上。

王骥心中一惊，连忙翻身下马，拜倒道：“草民王骥，叩见公主殿下。”

那翠衣女子道：“免礼，想必是彤儿向你打听长乐公主的事情吧？本宫听你言辞风雅，如数家珍，定是深知其中内情了。”

林彤拉着姐姐的手臂道：“姐姐，他就是蛮人盛传的‘伯乐神医’，是我缠着他问东问西的，方才他还救了我的性命，姐姐不可错怪他。”

听到林彤的说话，林碧神色温和了许多，但仍带着疑虑。她在马上轻轻躬身道：“原来是王神医，听说王神医擅于医治马匹，本宫久闻盛名。那两个漏网之鱼已经被本宫擒获，他们原想趁着榷场人来人往时截杀将领，是奸细。多谢王先生相救舍妹。”

王骥恭敬地道：“草民不敢当。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若没有别的事情，请容许草民告辞。”

林彤一听，有些焦急地扯扯姐姐的袖子。林碧不动声色地道：“王先生，方才听你说起长乐公主的事，本宫也很感兴趣，你不妨继续说下去，也让本宫听听。”

王骥苦笑，他想：林碧何等身份，只怕长乐公主的轶事她早耳熟能详，不过她既然这样说，自己又能如何？当下只好纵身上马，一行人继续缓缓向代州行去。

第二章

闲话秘史

林远霆，父祖世镇代州。东晋贞渊十三年，远霆为代州刺史，仍尊晋室。时太原令刘胜割据晋中，建国称汉，以书招之降，远霆素忠义，不屈。胜率兵击之，奈代州军悍勇，不得胜。贞渊十四年，高祖援废黜晋帝，立国称“雍”，晋亡。远霆闻之，望长安遥祭，悲恸欲绝，乃归降北汉先主刘胜。胜感其忠义，慑其武勇，妻以爱女。远霆自尚主之后，恪尽职守，抵御蛮人侵掠，数十年如一日，代州军民皆服膺。

嘉平公主碧，远霆长女，为北汉后主刘佑收为义女，军略过人，远胜兄弟，素为远霆钟爱，代州军民谓之“公主将军”而不名。

——《雍史·嘉平公主列传》

林彤见王骥眉头轻皱，坐在马上神不守舍，便高声说道：“喂，别发呆了！我问你，你快说长乐公主后来怎样了？”

王骥身躯微震了一下，拱手道：“启禀郡主，这还要从大雍那场内乱说起。当时太子勾结凤仪门将猎宫围住，雍王冲出重围，却无法与大军会合。这紧要关头，长乐公主挺身而出，说服了叛党暂时不要进攻皇帝的寝宫。在双方相持时，长乐公主取得了皇帝的密旨和大将军的信物，然后想方设法传了出去，调动了勤王之军，救了所有人，还将叛逆歼灭，所以皇帝才给长乐公主加了‘宁国’两字的封号。”

林彤怀疑道：“真的吗？叛军作乱一定是将猎宫围得水泄不通，长乐公主怎么能把密旨传出去呢？”

这时王骥已平静下来，恢复了方才的意态从容，笑道：“公主殿下威名远播，小人十分佩服。这位长乐公主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怎可能杀出重围？这就要说到另一个人了，此人姓江名哲，字随云，乃是雍王麾下的心腹谋士。正是此人的一手策划，不仅传出了密旨调动军队，还逼杀了天下三大宗师之首的凤仪门主。”

林彤眼睛一亮，道：“是啊！我听说凤仪门主已死，所以国师才下令门下可以随便进入大雍呢。不过凤仪门主从前总是三大宗师之首，那个江哲武功很高么，竟可以逼杀凤仪门主？他和长乐公主又有什么相干？”

她这一连串的问题让王骥苦笑：“郡主，草民应该先答哪个问题呢？”

林彤讪笑了一下，道：“你慢慢说吧。”

王骥道：“郡主，江哲也是文弱之人。小人听说他经常在生死线上徘徊，不过他的谋略胆识天下无双。”

林彤嗤笑道：“这我可不信，一个文弱书生能有多大胆识？本郡主知道，不少书生只要一见刀枪，不是吓得半死，就是屈膝投降。再说，这人就是再厉害，难道还能胜过我姐夫？”

王骥为难地瞥了一眼林碧，林碧微微一笑，道：“你不用忌讳，本宫也想听听外人的看法。”

王骥拱手致歉，这才道：“郡主，这可是不能比的。文人有文人的风骨，武人有武人的勇气。龙将军乃三军统帅，当世数一数二的名将，这谋略胆识自然过人。可若设身处地，恐怕龙将军也做不出江大人所做之事。”

林彤瞪大了眼睛，道：“那我就认真听你讲。若是你言过其实，我可要责罚你。”

王骥微微一笑，道：“这位江大人本是我南楚的臣子。显德十六年，他年方弱冠，便一举成名，考中了状元，可说是文章诗词冠甲天下。”

林彤撇撇嘴道：“你欺负我不爱读书么？姐姐你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林碧眼神迷离：“他说的不错，若论才华，这位江状元确实首屈一指。你继续说。”

王骥轻轻道：“这位江大人做了几年翰林，得到我南楚贤王德亲王赵珏赏识，随军出征天蜀，草民也不清楚江大人献了什么计谋，可有一件事情倒是脍炙人口。天蜀灭亡之后，雍王李贽要把天蜀国主押回大雍，这样一来，大雍和南楚虽平分天蜀疆土，可要是让大雍控制了蜀王，那麻烦就大了。当时大雍正如日中天，南楚虽有千军万马也无法扭转局面。就是这位江大人，在酒宴之后一曲高歌，迫得蜀王自尽。从此，朝野上下都称颂江大人是南楚第一才子。”

林彤不屑道：“我才不信，一曲词就可以逼死一个国主？姐姐，他说的是真的么？”

林碧伸手摸摸林彤的头发，道：“人人都有羞恶之心，那蜀王国破家亡，身陷缧绁，又被人当众讥讽，难怪他要自尽身亡。”

林彤似懂非懂地点头：“姐姐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不过这个江哲可真狠毒。”

王骥笑道：“或许是吧。不过江大人从战场回来就生了重病，两年都没有上朝。我想江大人心中并不会为那些事得意。”

林彤又说道：“啊，我想起来了。荣盛十九年雍王攻破建业，这位江大人既然后来是雍王的心腹，想必定是那时投降了雍王，他写词讥讽蜀王，自己又屈膝投降，看来骨头还不够硬。这就是你说的文人风骨么？”

王骥神色一黯，道：“郡主这样说，草民也无法辩驳。不过草民并不觉江大人有何过错。显德二十二年，国主看不清形势，一定要晋帝位，江大人上书直谏，国主气得要将他斩首。最后，国主顾念江大人的功劳，将他贬为庶民。雍王入楚时亲自上门礼聘，不料江大人坚持不肯投降。后来，江大人是被雍王殿下掳回大雍的。草民听说雍王对江大人十分器重，用尽了法子劝降，江大人恐怕最后是被雍王的心意所感动。”

林彤不依不饶：“虽然贤臣择主而侍，可我还是觉得谈不上什么风骨。”

王骥摇头一笑，道：“郡主说得是。”虽然这样说着，可神色间明显有些敷衍，林彤正要继续紧逼，林碧出言道：“彤儿，你不想继续听了么？”

林彤这才闭嘴。她最崇敬的就是姐姐和姐夫，因此对王骥认为江哲强过姐夫十分不悦。

王骥接着说道：“江大人到底为雍王谋划了什么，草民不清楚。不过雍王对江大人十分爱护，如师如友，如兄如弟。江大人到大雍不久，故德亲王的贴身侍卫就潜入大雍刺杀江大人，据说德亲王临终曾经留下密令，如果江大人投了别国，就要杀了他。草民听说江大人身受重伤，若非雍王殿下用尽名贵药物为他续命，恐怕等不到医圣桑先生的救治。雍王为此大为震怒，从此江大人身边的防卫严密了百倍。”

林彤惊道：“德亲王怎么这样无情？江哲虽然失节，毕竟情有可原，再说他人人都死了，还操这个心干什么？”

王骥叹息道：“是啊，江大人总是为南楚立过功。虽然他改侍大雍，却也是南楚免职在先。后来，那个侍卫在逃回南楚的途中被江大人身边的一个仆人追杀，死于大江之上。这个仆人名叫李顺，原是南楚宫中宦官，不知怎的跟着江大人做了奴仆。原本没有人将他放在心上，自他杀了侍卫起人们才知他是个罕见的高手。这么一个高手却愿意做江大人的奴才，于是众人猜测江大人定有本事。不过，多数人并没有将江大人看在眼里。尤其是江大人遇刺之后，身体极弱，一年倒有半年在病榻之上。”

林彤听得入神，忍不住问道：“那江大人身体那么差，又怎么给雍王出谋划策，逼杀凤仪门主的呢？”

王骥叹了一口气道：“草民也不知江大人如何为雍王出谋划策。只是听说江大人帮助雍王平叛之后，已是形销骨立，据说两鬓如霜，时常呕血不止，只怕是活不久了。”

林碧听到这里轻叹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此人不在我北汉。你继续讲吧。”

王骥这才又接着说道：“当时江大人也在猎宫，而且身患重病，不过他及时识破了太子的阴谋，才没有让雍王枉死在小人手上。雍王突围时谁都不带就想带上他，可江大人主动要求留下，而收藏江大人的就是长乐公主。”

林彤眼珠一转，道：“长乐公主为什么会收留他呢，莫非他们有私情？”

王骥犹豫了一下，道：“这个草民也说不好。长乐公主曾是南楚国母，江大人曾是南楚臣子。长乐公主常年居于深宫，江大人难得入朝，按理说这不太可能。后来听

说，长乐公主入楚后，最爱的就是诗词文章。偏偏江大人才华卓越，长乐公主恐怕因此心存爱慕。不过君臣名分不能逾越半步，所以长乐公主才不肯向雍帝进言招江大人为驸马。可猎宫事变时，江大人前去求救，长乐公主自然是无论如何也要救他。后来江大人运筹帷幄，由公主向雍帝取来了密旨信物，再由江大人派人将密旨送出去，这才请来了勤王之兵。”

林彤好奇地问道：“江大人去向公主求救，莫非江大人也知道公主喜欢他？”

王骥笑道：“这个草民更不清楚。不过江大人也只能去求长乐公主。长乐公主向来中立，若是大雍太子和雍王争斗起来，公主或许不会插手，但事关皇帝，长乐公主自然不会坐视太子威逼父亲。”

林彤又问道：“那么江大人就没有被搜到？他又是如何将密旨送出去的？”

王骥神色崇敬地道：“据说江大人躲得严密，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人注意他。至于传诏之人，这真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夏侯沅峰本是太子一党，也参与谋反。据说他和太子少傅鲁敬忠十分亲近，所以万万想不到，就是这人借着替太子送伪诏的机会把真的密诏带了出去。谁也不知道此人是如何被江大人说服的。他这一弃暗投明，却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如今更是深得宠信。”

林彤点头道：“原来这样啊。你再说说江哲逼杀凤仪门主的事，我还是不信他有那样的本事。”

王骥神色一振，道：“说起这件事，确实令人心服口服。江大人乃文弱书生，只怕凤仪门主一动手指就可以杀死他。当日凤仪门谋反失败，所有叛逆都被围了起来，眼看就要被一网打尽。谁知凤仪门主从天而降，单人独剑，在大殿之上，金殿之上除了皇帝亲王，就是重臣名将、江湖高手，不过面对三大宗师之首的凤仪门主，无人敢正眼相看。不料江大人竟然声如金石，铿锵有力，迫得凤仪门主只得同意自己留下做人质，换取弟子们的性命。这种气魄何人能及？”

林彤刚要说话，可一想到自己有幸拜见国师时大气不敢喘，这样想来，江哲果然是风骨嶙峋。

王骥又道：“后来的事知者不多。可凤仪门主就在七日之内被少林寺的慈真大师和邪影李顺围杀。一代宗师，含恨而逝。”

林彤问道：“那为什么说是江哲逼杀了凤仪门主呢？”

王骥道：“这个消息是从少林寺传出来的。据说凤仪门主当初本就受了伤，她服下医圣桑先生的九转护心丹，暂时护住了心脉。不过江大人乃医圣弟子，精通医术。他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让凤仪门主在七日之内耗尽生机，最后凤仪门主只能拼死一战。慈真大师也是宗师身份，邪影李顺又是绝顶高手，少林寺的十八金刚联手结阵，凤仪门主怎能不死呢？而且听说最后就是邪影李顺趁两大宗师决斗之际，偷袭重伤了凤仪门主，才让一代宗师被迫自焚身死的。若是凤仪门主心中没有死志，只怕早就鸿飞冥冥，不知所终了。”